

手勢 · 游善鈞

看著照片，我看見你舉起右手手臂，疤痕還在相同的地方，沒有隨著時間長大，手掌微張，似乎正準備蜷縮起來，於是周遭空氣顯得緊繃了些，照片裡的景物輕微搖晃，我思索那即將握緊的手，以及深刻的褶皺，裡頭究竟會有什麼。

你摳下咖啡杯上的貼紙，問我在想什麼，我說我在回想，你還必須喝幾杯咖啡，才能換到你想獲得的禮物。誰叫你不幫我喝呢，你撒嬌說著，我將黏在你指尖上的貼紙撕走，抽出口袋裡的悠遊卡，貼上去，把原先的史努比蓋了起來。

報復一樣，你將我手裡的悠遊卡抽走，可憐的史努比，你說著，躺在我的大腿上，悠遊卡遮住你的嘴唇，史努比、蠟筆小新、櫻桃小丸子、凱蒂貓——在那隻貓之前是什麼？撫摸著那層層疊疊的貼紙，你一一數算我以往貼上的貼紙。小叮噠，我回答。你盯著我瞧，笑出聲來，你震動著我的身體，我卻無法確定是不是從你嘴巴發出的聲音。你如果拿這張悠遊卡去服務台，他們不曉得會不會沒收你的訂金，你移開悠遊卡，幾乎要擠出眼淚一樣，我看見你在笑。

我讓你的嘴唇在我的嘴裡笑。

這張照片是在哪裡照的，我問你。你說我腦袋是不是有洞，問過好多次了。我將耳朵貼抵住你的胸口，說的確有洞，你不要吹吹看，說不準比管簫長笛之類的樂器更好聽。你親了一下我的眉心，接過照片，說這是大二時拍的，那時候正在準備迎新宿營。迎新宿營，那是什麼，我不懂。你

說我沒念過大學，難怪不懂。我沒有生氣，因為我知道你並不聰明。你說，就是辦給剛成爲大一新鮮人玩的活動，讓他們趕緊融入系上，熟悉大學的生活方式。真的有幫助嗎。你用指尖戳了戳我的眉心，說怎麼可能。

怎麼可能有幫助。

大多數時候，我都不明白自己，究竟是愛上你的誠實，還是愛上你說謊時比誠實更加誠實，而自己卻渾然不知的模樣。我只是愛了你而已，或許你也是這樣。你握著悠遊卡，邊緣割入你的掌肉，摳著咖啡杯上的貼紙一樣，你摳著上頭的貼紙，我感覺到史努比正爲即將重見天日而感到欣喜，我握了你的陰莖一下，你的肚腹狠狠抽搐一下，將我彈開，似乎真的嚇了一跳。但你沒有鬆開那張悠遊卡，你說你在做什麼，生氣了，我問你是不是生氣了，你說如果是我這樣做，難道不會生氣嗎。我說誰叫你要摳我的貼紙，你沒有回答，揮動手臂，將悠遊卡扔往角落，肌肉鬆緩的同時，我聽見輕微的聲音。

隔天清晨，我趁你熟睡時出門一趟。一進廚房，你指著餐桌上的咖啡，我的眉心隱隱抽痛，說我不是不喝咖啡嗎。這是給你的。包括上頭的貼紙。我、不、喝、冷、掉、的、咖、啡，你說。我看著你隆起的內褲，想問你昨晚被我握住的地方，是不是腫了起來。我微波過了，很燙。你抓起紙杯喝了一口，你騙我，你說。你對咖啡才沒那麼講究，我說。

聽過「家庭主婦」吧，男人能養活一個女人，沒道理不能養活一個男人。這是我要我留在家裡的說法，我覺得十分大男人，想反駁你，才記起你從來沒有反駁這件事，非但沒有，我直覺你還爲此感到得意。你不是喜歡看書嗎，就待在家裡盡情看書吧。你不是喜歡工作，就在外頭盡情工作吧。送你到家門口時，我微笑著對你說。

對於看書一事，談不上喜歡或厭惡，真正的緣由在於「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」，如果不是和你一塊兒生活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會在哪裡，又如何在這段生命裡頭延續自己的人生。我想起插在阿嬤牌位前的香，紅色的火環往下套，一口一口，將那褐色的身體咬成灰段，我站在家族的最後

一排，視線從所有人的縫隙間穿過，我從來不曉得自己祈求了些什麼，每次站在那裡，我都只是思索，那餘溫漸褪的灰段，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斷裂塌毀。

我回到廚房，將你沒喝完的咖啡一飲而盡。你為什麼不喝咖啡，怕睡不著，第一次知道我不喝咖啡時，你問。不管喝不喝，我都時常睡不著。我是怕體質變酸，我喝了一口菊花普洱茶。好生機的說法，你是笑的時候，習慣露出牙齒的那種人。然而，其實我說了謊，我嗜喝咖啡，高中時每天必須喝一兩杯才行，近幾年有時候更是一天得喝三四杯才能止癮；當初之所以那麼說，是爲了讓你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，把我記牢。

我們第一次見面，在信義區的某知名咖啡店，我比你早到，卻躲在一旁，等你先進門；觀察你的動向，我步入店內，走過服務生面前，直截走向窗邊的座位，你馬上認出我，你起身，向我伸出手，我愣了一下，心想我們是約會，又不是談生意，仍然伸出手，握住。你的手好冰，你自然鬆開手，是不是這間店的空調開得太強，說著，你揚起下顎，抬高手臂，準備招來服務生。不用了，我手一向很冰，習慣就好。你笑出聲來。這會兒，我忽地思索，當初那句「習慣就好」，是不是讓你誤解了什麼。

而那是現在的我，才想說的。

滑動手機，確認今天天氣，降雨機率百分之五十三；瞅了半晌，我決定不帶傘，抓起側背包和鑰匙，往門口走去，穿好橘條紋帆布鞋，想起忘記帶悠遊卡，瞥了時鐘一眼，匆匆脫了鞋，小碎步跑入臥室，把你整理好的床單棉被枕頭統統弄亂，卻怎麼也找不到那張悠遊卡；直到想起昨晚那清晰的聲響，我往角落鑽去，連一絲灰塵也沒有的角落，一眼便能分辨一切，我想你還在生氣，是爲了懲罰我，才把那張悠遊卡帶走。

鎖上門，萬里無雲，天很藍，幾乎要把遠方的屋頂壓垮，我思索著隱藏在那天空後頭的，百分之五十三的機率，覺得荒謬，一朵蒼白的雲也沒有的天空，又如何擠出雨水來呢。我走著，走著，阿嬤出殯那天，也是同樣的天氣，我落在隊伍的最後頭，幾乎要跟不上那群人，我從口袋裡抽出偷

藏起來的冥紙，捏著，走著，繼續走著，覺得無聊，將那張冥紙摺成紙飛機，然後繼續走著，繼續捏著，直到有人將冥紙往空中拋，如瓣未如鱗片，日光將黃褐色的冥紙，照得更令人感到懷舊，我拋出手裡的紙飛機，沒有人發現，大家都低垂著頭哭泣。

日光壓著我的後頸，我低垂著頭，沿著圍牆的陰影邊緣走，我理應感到威脅，在這條通往你公司的道路，我稍稍抬起視線，深怕你會從任何一個交叉路口出現，又或者迎面走來，說我忘記帶那份資料，和我擦肩而過時，忽地扭身，拉住我的臂膀，問我怎麼會在這裡，然後我會微笑著對你說，我只是要到便利商店拿書而已。

「那我的悠遊卡呢？」我坐在便利商店裡，對著窗子說，對著那個在還來不及開口便消褪的想像。舔了舔嘴唇，我握住咖啡杯，喝了一口，手邊擱著一本書，安井曾太郎的畫冊，臺灣買不到，是進口來的，這年頭不是進口的東西太少了；我知道你不會在意價格，但你看以後肯定會說，這畫冊值這麼多錢啊，不過就是幾張複製畫，這價格至少也應該等比例才是。

在便利商店吃了午餐後，我又點了一杯咖啡，大杯熱卡布，他搶在我出聲前說，我對他笑了笑，他看起來還是個大學生，是個我無法成爲的身分，他也笑了笑，他應該已經習慣我，總是在這裡消磨一天的習慣；將零錢和發票交給我時，他的指甲戳入我的掌肉，他的指甲十分柔軟，好像受傷的人會是他而不是我，我縮了一下，無暇顧及他的反應，我抓起櫃檯上的咖啡，小碎步走向窗邊，回到那本攤開的畫冊前。

在手心留下的，他指甲的凹痕，讓我想起或許此刻，正在茶水間和女同事嬉笑打鬧的你；每次和你併肩走著，我總想像，你或許會忽然牽起我的手，彷彿那些我們從來都不喜歡的偶像劇，不切實際的同時，又那樣青春爛漫；彷彿我們長大成人是一種罪過，天真無邪才是活著的最佳方法，沒有人試圖撰寫屬於成人的童話，只留下「我們必須單純，才能獲得幸福」這項咒語。

咖啡廳、連鎖咖啡廳，第三次見面，我們約在臺大附近的美式餐廳，吃完漢堡，你帶我去買這附近有名的青蛙撞奶；隊伍很長，情侶三三兩兩或喧譁，或低頭滑動手機。我們沿著畫在柏油路面

上，歪斜的粉筆筆跡前進，我點了仙蛙撞奶，仙草混珍珠，問你想喝什麼，這攤換我請。你搖了搖頭，說自己以前常吃，吃到怕了。拎著飲料，我們走入地下道，再出來時，來到臺大門口，斜對面是書局。你問我要不要散步，看一看自己以前的學校。將吸管插入塑膠杯，聲響脆亮，我點了點頭，嗯了一聲。

我們逛了整個校園，我一直在思索，甚或期待，你或許就要握住我的手，甚至不當心力道過猛，抓傷了我，擰斷了我的指頭。然而什麼也沒有發生，比健康平安更無聊的事情都沒有發生。

我闔上畫冊，將紙杯扔入資源回收筒，往外走去，自動門開啓的同時，他驚呼一聲，我撇過頭，看見他睜大眼睛，直盯著我，我等待他說些什麼，他說，下雨了。一點小雨，我用跑的，不會感冒的，我說，並且試著想和你一樣，露出那種看得見牙齒的笑容。書會溼的，他說。

又一次，我趕在你回家前換好衣服，關上吹風機，頭髮餘溫猶存，我以為畫冊的紙張會破爛溼糊，可是沒有；你回家時，將仙蛙撞奶擱在餐桌上，我知道你是特地繞去臺大附近的；插入吸管，我咬著彈性極佳的珍珠，想起昨晚你提及的迎新宿營。對了，幫你拍下那張照片的人，是誰，仙草從喉頭滑過，涼涼的，我問。不記得了，誰會記得照相的人是誰啊——你一邊解開襯衫釦子，一邊走向臥室。你不會記得，我很訝異。我跟過去，靠著門框，看著你更衣。

彎下身子，將塑膠杯擱在地板上，走向你，胳膊從你的腋下穿過，將指頭的水漬抹在你的胸口，那一刹那，我看見你下顎的輪廓，我看見灰段斷落，塌在我的手背上，溫度很快消失，混合了汗水溼糊一片，我回過神，鬆開始終緊緊捏著香的手，指頭通紅，留有兩三條深刻的痕跡，像被刀割過一樣。

好餓啊，你說，你該不會是偷吃了什麼吧。我搖了搖頭，說我也好餓啊，這個家能吃的東西不多了。待會兒出去吃，你問。出去買，我說。外面的確沒什麼好吃的，我感覺你的喉結在我的髮漩上方抽動，彷彿另一陣突起的旋風。你知道自己的身體香香的嗎，你說。我聞了聞自己的腋下。你從來不在晚餐前洗澡，你說。我不知道你想要我說什麼。所以你說，要不是你吃過了晚飯，就

是——你騙了我。

我的悠遊卡呢，我轉移話題。昨晚不是扔了嗎。我找遍了臥室，找不到就算了，你爲什麼先洗澡了。我撐起身子，轉向你，問你到底想怎麼樣。你說你騙我。我伸手，重重拍了你的大腿一下，聲音響亮，你的大腿通紅，陰莖有再度充血的跡象。你伸手，捏住我的鼻子，我沒有抗拒，覺得倘若無法忍耐，就等同於認輸，你繼續捏著，逐漸加重力道，逼得我只得張開嘴巴呼吸。我伸手，捏住拳頭，揍了你的下腹部一拳，你肌肉抽搐，鬆開手，邊笑邊喘，我起身，快步走進浴室，打開水龍頭，扭開沐浴乳和洗髮精，全往自己身上倒，整間浴室香氣濃厚，膨脹像是要炸裂開來。

你倚著門框，看著我，我看見你用力握住悠遊卡，悠遊卡原就硬挺的身體變得更加緊繃，凹折的弧度充滿張力，空氣彼此抵抗，你想說話，空氣卻無法形成聲音；我往門口跨去，抱住你，感覺從你粗大的毛細孔中，伸出了成千上萬隻手，摩挲著我，直到空氣又一次變得柔軟可親。

我聽見細微的聲音，你抱著我，又一次，摳著悠遊卡上的貼紙，我想起你，第一次看我將貼紙覆蓋上去時，你說，這樣的方式，好像埋葬啊，你說，這一定是我所知道的，最溫柔的埋葬了。晴朗的天空，紙飛機被日光照射，燃燒起來，一個翻身，往我拋擲的手勢飛了回來。

不曾緊緊握住，怎麼有辦法產生決然的拋出。

我知道自己會被燙傷，卻怎麼也無法把自己收回來。

「可不可以不要再摳了。」我說。

你一如往常，相信了我。



游善鈞

〉 作者簡介

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，現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所；瓦解詩社成員、退詩社成員；曾獲時報文學獎、林語堂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、臺中文學獎、雲林文化藝術創作獎和香港青年文學獎等獎項。

〉 得獎感言

謝謝家人和朋友；謝謝評審，也謝謝那天下午，翻開那本畫冊的你。

評語
李志薈

這篇散文描寫兩個男同志之間幽微、曖昧的情感，文字細膩，淡而有味；字裡行間卻隱隱透露著一股哀傷。

作者寫得非常隱晦，有些線索甚至隱而不顯。文中反覆出現的兩個事件：一是阿嬤出殯的隊伍（可能反映敘述者同志身分無法得到家族的諒解與認同）；另一則是和男伴之間的情慾互動，「悠遊卡遊戲」既是情愛的挑逗，也是埋葬本性的象徵。

篇名〈手勢〉，也許指涉的是葬禮上拋擲冥紙（摺成紙飛機）的手勢；也許是那張照片裡即將握緊的手；或者是男伴握住悠遊卡的身形與姿態？這樣隱晦的表達雖然造就了想像的空間，但同時也阻隔了讀者的理解與進入，使得文章的主題也變得過度模糊而輕盈。輕重濃淡之間的拿捏，許是值得作者深思的課題。